循陔纂聞

循陔纂聞卷四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勳常重錄

小爾雅云二鍰四兩謂之斤鍰六兩也二鍰得十二兩加四兩焉是十六兩為斤自漢然矣

國語伍員將死曰而抉吾目懸城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之亡也按史記正義云東門鱛音普姑反門謂鯚音覆浮反門也今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北門有鱛鯚一名江豚隨濤入故以名門又越絕書云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陸廣微吳地記城中西閶胥二門南盤

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閶門亦號破楚門吳伐楚大軍從此出胥門本伍子胥室因名石碑見存盤門古作磻門嘗刻木作磻龍以鎮越又云吳大帝蟠龍故名齊門齊景公女嫁闔廬長子於槃早喪夫因思思家國故名匠門又名干將門）不開東門者為絕越故也似東門為婁門吳越春秋則云越攻吳欲入胥門未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大懼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故求置吾頭于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又似胥門未知孰是

胡元瑞筆叢云世俗所演之戲乃元人雜劇之變而雜劇之類戲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唐宋金元迄明皆

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余考覩優魚里見于左傳優孟衣冠見於史記此殆雜劇所由昉歟蜀書許慈傳先主定蜀命慈與魏都胡潛並為博士値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攇（虛晚反）先主愍之群寮大會使倡家假為二人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詞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正此類也自後名目漸多如段安節樂府雜録所載鼓架部戲有代面始北齊神武弟（崔令欽教坊記謂蘭陵王長樂）有勇善鬭以顏貌無威入陣即着面具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澠水

燕設狄武襄青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時西邊用兵公頻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畏懾之無敢當者清波雜志武襄公狄偎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在其五世孫狄似處老學菴筆記政和中大儺桂府進面具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天下及外夷皆不可及鉢頭昔有父爲虎所傷上山尋之戲者作遭喪狀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戲者著緋戴帽面赤正赤以狀其醉即有踏謡娘崔令欽教坊記北齊人姓蘇皰鼻不仕而自號中郎嗜飲醉輙毆其妻妻訴于鄰因有踏謡娘以其且步且歌也凡羊頭渾脫等悉屬此部是也然代面寔亦不始北齊賈誼新書匈奴篇云令婦人胡戲倒挈面者更進隋書樂志云禮畢者本出晉太尉庾亮卒其伎追思之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取其謚號之爲文康舞則漢

晉聞已有之矣又按教坊記凡欲出戲者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目按今優人奏劇必呈目請主者點定始此也（元人院本有副淨副末引戲等五人又謂之五花爨弄別有雜劇詳陶宗儀輟耕錄中）

教坊記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人欲得其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䭔子亦醉不須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按吳俗訶賣妻者曰烏龜龜讀若居必五奴之訛也或謂龜鱉之類無雄皆以蛇為雄見于說文然李果言龜椎雌尾交正字通亦言野人親見如此非以蛇為雄許氏說不足信據

鷄肋編以龜為諱宋世惟楚俗為然故尚有取為名字者今則無不諱之遂使四靈之畜被以惡名究矣

遼志試士科制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衆出作樂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按此今鄉會報捷猶用此法

金志大禮有諸色旗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綜人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指展即今戒指見真臘風土記

真臘風土記父母死無服男則髡髮女則於顖門剪髮似錢大以此為孝

吴俗呼門牡為閂其字見桂海虞衡志臨桂諸郡土俗書
有閂閂横關也又有閮音穩坐于門中穩也高則誠琵
琶記多用閛閮字蓋努力之意

乑字見小爾雅倍兩謂之乑乑有謂之束兩四丈也晉實
乑當音雅近亦有實疋者

俗語遠水不救近火見後周書赫連達傳達曰此皆遠水
不救近火

後周書韋孝寬傳齊神武攻玉壁於城南鑿地道孝寬飭
戰士屯塹城外有穿至塹者即擒殺之又積柴貯火于
塹外敵有伏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韛吹之吹氣一

銜咸即灼爛按皮鞴亦名鞴扇以草為囊蓄氣其中用手按之氣所至火即飈舉即莊子所謂槖籥也今鑄銅匠用之鞴通鑑作排音義同

梁周宏讓復王褒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于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為採掇昔

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徵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之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返遠（缺二字）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願享黄髮猶冀蒼鷹頳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見齊書王褒傳書中所云家兄乃宏正也

周武帝作象經令王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事見褒

傳褒序有天文地理陰陽四時算數律呂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禮儀觀德十二條見藝文類聚而武帝紀亦言保定四年集百僚講說其書見隋書經籍志今其法已不傳按庾信集有進象經賦表其象戲賦曰局取諸乾仍圖上元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似為局正圓而兩介格上又各為圓圈以標識之如今將帥宮也又曰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似為方格而列馬步符使于旁如今車馬砲卒位也曰擂笏當次依辰就㡀回地理于

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荊山之美玉類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珠北使元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既舒元象聊定金秤昭日月之光景垂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疑言布局已定也曰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翊則顧兎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疑言行道先後也葢即今三十二子象戲之權輿而其法精密難究故後人省為今戲耳然牛僧孺元怪録所載金甲將軍事則已與今之象戲無異矣竟不知何人所變也陳貞父寶雞録登華山明星峰道作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

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亦與今象戲同

什器猶今言什物言常用器物非一故以十為數也史記五帝紀舜作什器于壽邱

史記正義伯夷叔齊姓默氏其叩馬之事林有望據孟子辨其無此亦有見

史記始皇本紀四年十月蝗虫從東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則是納粟拜爵自秦始矣後人乃謂始于漢文究哉

南唐書酷吏傳李德柔字子懷始為小吏捕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為李猫兒後累遷大理卿獄有未成則以蘆

席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

吴楊溥禅于李唐世子璉為烈祖壻宋齊邱請絶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

南唐馮延巳樂府辭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元宗嘗戲之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按元宗浣溪紗云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故馮以此答之

盧絳字晉卿病痁且死夢白衣美婦人歌菩薩蠻勸酒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檐鵲起梧桐落攲枕悄無言月初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如言果差數夕復夢前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于固子坡後入南唐有戰勲後主拜為上柱國尋授宣州節度使宋太祖下金陵絳降授冀州團練使初龔慎儀為絳所殺其姪穎上言求復讎乃命斬之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貌如所夢其地即固子坡也婦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見南唐書

南唐後主事佛甚謹額為瘤贅手削僧徒厠簡試之以頰
少有芒刺再加修治僧尼犯姦但勒令禮佛百拜輙釋
之斷死刑或遇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
驗謂之命燈火滅依法不滅貸死今道流為人禮斗延
齡設燈亦謂之命燈以長明不熄者為獲福當自此昉
也

佛曲吳中僧徒盛習之按南唐書云僧應之姓王元宗命
為右街僧録固辭求居奉先西庵多著述尤喜音律嘗
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于梵音讚念
協律自應之始然余觀後秦録鳩摩羅什傳曰姚興使

沙門僧㐨等傳受什旨成經論三百餘卷什謂僧叡曰天竺國僧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賛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則其由来亦久矣

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吴越錢氏則大造堂宇修飾塑像初不置產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為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院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歛率于民嗚呼江南𢿘俗歷千年而不能革豈俗使然歟僭國之流毒非淺也

晉書王戎字濬沖性好利園田水碓周徧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又儉嗇不自奉養世謂之膏肓之疾顏延之五君詠削去山王正不徒以其爵也

晉皇甫士安出後#父年二十不好書感叔母之教始從席坦受書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謂書淫或慮其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有子既冠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不就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與之謐雖羸疾披閱不怠年六十八卒著篤終論命其子以遂蒢褁尸穿坑下尸唯齎孝經一卷自隨焉

晉書愍懷太子傳贊坎牲之謀已搆斃犬之譖遂行又究迴楚建酷甚戾園皆傑句也坎牲用左傳襄廿六年宋太子痤事蓋以伊戾比賈謐斃犬用晉太子申生事蓋以驪姬比賈后楚建楚太子建也亦見左傳戾園則漢戾太子也雖史體寖卑而隸事工切可喜此類頗多

陸機謂張華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華為人多姿又好帛繩纏鬚雲至見而大笑先是嘗著縗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中夫見纏鬚而笑情也身衰經而笑不可謂非疾矣周浚以士龍為當今顏子豈其然乎後魏尉瑾亦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

晉苟晞字道將爲征東大將軍領青州刺史日事斬戮人號屠伯後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戮更甚于晞百姓號小苟酷于大苟

孫策與周瑜至契瑜升堂拜母晉書荀崧父頵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交本此

晉書王敦與錢鳳謀逆王允之時卧帳中聞之懼敦疑已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來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允之字深猷王舒之子通鑑云王敦從子允之世說新語作王羲之未知孰是

晉虞溥曰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

見久學而渝者也

晋吴隠之事母孝謹及執喪家貧無人鳴鼓每哭臨之時有雙鶴警叫

韋謏性不嚴重好狗已之功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言時傳以為嗤笑見晋書儒林傳

晋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張丹陳珠二人並國色諸從兄弟招統共往觀之入門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翻統驚

起破藩直出太尉賈充勸之仕不應乃使作歌統因作慕歌以頌禹德又歌河女之章以哀孝女曹娥又作小海唱以痛伍子胥王公已下聆之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其感人若此

世俗有妄稱圓光者能于鏡中現諸人形凡諸暧昧事皆不能匿然唯童子得見之長者則否閱晉書佛圖澄傳載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以訪澄澄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繫肘澄曰此即曜也勒果擒曜澄在鄴城中嘗遣弟子向西

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刼垂死因燒香遥救護之弟子後還言某月日果為賊刼此則圓光所由昉歟

三韓者馬韓辰韓弁韓也今遼東地

今世俗生子避忌多有出姓寄乾之説考西漢史皇孫東漢史侯董侯或以外宗為姓或隨養母為姓此其昉也晉書陳元達傳元達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此出姓也南史宋武帝本名寄奴幼寄養于舅氏改名寄奴此寄子也北齊書穆提婆母陸令萱後主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㚷後稱曰太姬此乾乾娘也

漢書王莽傳莽納女為后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言竦而繫敞孫言其愧乃祖也與史記呂后紀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同一史筆或以孫竦為姓名則將以張敞為莽時人乎觀後有紹者張竦之從凡也云云自知

三代畫井授田田非民間所得而私也其民間得相賣買疑自秦改郡縣始漢氏因之故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禁民不得買賣末年始弛其禁焉

元魏孝文太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令寒氣勁切杖箠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得栲問罪人令隆冬杖人折減

當自此始也

北史齊廢帝為太子時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為資對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顔子縮屋稱貞栁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

新唐書崔從字子乂仕終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多惠政臨卒有刲股肉以祭者

南唐江文蔚工賦嘗作天窓賦曰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駢飛類化作鴛鴦之後按天窓通冥室見孔

融詩

宋米芾露筋碑賛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塲猗人倫亂
一德䧺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緬猗雲木偃
煒斯囯兮日星建

董仲舒不知其家世世說新語陳元方曰仲舒放孝子符
起注未詳是仲舒有子名符起也崔秋谷云金一鳳兖
州府志載滋陽縣南十里馬青社有漢董茂舒墓云是
仲舒之兄

南史梁陳慶之傳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喻藥藥初為
武帝左右帝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

改姓喻樂曰當今姓始于臣歷位雲旂將軍安州刺史
今有喻姓始此也

闖賊陷京後三月二十七日秀才見朝偽尚書宋企郊叱
曰朝賛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主考試数月後
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数千里

崇正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宏圖
工部尚書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右侍郎呂大器
詹事姜曰廣太常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禎鴻臚卿
朱之臣太僕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羅萬象御史郭維
經陳良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等謹以宗社

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
鴻休託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隲者其詞曰竊聞遭時有
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遘會非常正可以國恩
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
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憑從上作釁可預知然且使
俠骨錚錚與艮嶽之峰而並厲義風發發挾霓裳之奏
以爭鳴况休命篤于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
乎緒啟顯承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從寬簡累朝之
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宏模益備孝廟之溫恭
儼在世祖之神武當重光冲齡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宮府于

名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為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脩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益能以天下之肥而忌已瘦蠲逋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為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屬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閒之堂事事如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胆似漢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倂悠悠壅蔽

實繁擔當何状圖之不早痛已成于養癰局尚可為涉必窮于滅頂悲夫悲夫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晋有伯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横馳于畿輔羽書不絶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畱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寔賴同仇請無分宦遊無安家食或世胄如王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虚之以背起或輓輅之以詵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徃徃名班國士㡧為里雄合無各抒壯謀共圖義旅仗不

需於武庫糗無壅于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群策
直承黃鉞豈賊運便能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萬
代之所瞻仰雖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即戎
必義且先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
幸濟危機何啻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
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為豪至盜
壟巨商連田富室若以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
平準法行即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
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揔賴聖
恩之無外欲與共為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值佳緣毋

忌善誘譬以司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捘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塞本儌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于為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戸綺窓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榜者痛深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受毒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

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寃哉欲圖穩着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思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効謀憤何辭即死實切執殳之願輙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廻指之旂封章尚達于北辰奮筆敢恕于南史是為過計亦屬痴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搥心瀝血之至時兵部右侍郎徐人龍

亦有檄文浙江台紹道傳雲龍等有誓詞臨海陳函煇有討逆告文臨川曾益有討賊檄詞俱悲壯茲不具録。又是年五月十三日可法啟請急設四藩一淮徐一楊滁一鳳泗一廬六以淮楊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即用靖南伯黃得功總鎮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所督臣察酌應駐地方相機固守隨奉令確議四鎮立一督師駐楊州適中調遣其四鎮則設于淮揚徐泗鳳壽滁和轄淮南道屯者駐扎淮北以正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塩城安奉邳州睢寧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轄徐泗者以泗水徐州蕭

縣湯川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倷宿州蒙城亳州懷慶十四州縣隸之經理河南河北開歸二縣一帶招安討事轄鳳城左者或駐壽州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川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霍邛九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轄滁和省者或駐滁州或廬州或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淝巢梁無為州十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剿事

後蜀記孟昶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女子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

又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詩書易三禮爾雅凡七經

謂之成都石本十六年宰相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宮且請鏤板印九經以頒郡縣自此經有板印矣

記云改正朔改正者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改朔者周夜半商鷄鳴夏平旦也今人但知改正矣

燕雲以燕山為前後也直隷為山前曰燕大同為山後曰雲

宋袁淑詣彭城王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王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士衡入洛之年王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其淺陋如此

南史諸王傳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鮑照悟其旨為文

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嗟夫王僧虔書多
拙筆鮑明遠文有鄙言才人同癸一慨
遼百官志承應小底局有筆硯小底寢殿小底之屬今稱
小底當自此始也
沈約美王筠曰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弾丸近
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蘇東坡云新詩如弾丸用此
劉宋王秀之卒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
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今謂之接
哭而喪主乃嘿不聞聲真可笑也
南史梁王崐任廣州刺史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

便得三千萬混無所取表献禄奉之半先大夫南鶴府君于明隆慶間守廣数年一敝盖不改造及卒篋無遺金廉潔可想湯若士尚論粤官首推公苦節有以也

南史宋劉損字子騫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即令修盖

南史豫章王嶷傳宋永明末上幸其第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来謂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歳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

南唐李後主周后誄詞曰鬟雲留鑒眼彩流光情瀾春媚

愛語風香又曰纖眉範月高髻淩風

鷄肋編燕俗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始留髮今吳中留髮以十三歲為期不必許嫁也

燕都遊覽志皇史宬藏本朝寶訓實録處也按宬與盛同莊子以匡宬矢說文曰宬屋所容受也然殿宇命名於斯僅見

寧化雷都御史公諱鋐視學浙江江南日有校士偶存兩冊其徐州示諸生曰或問睢州湯文正公名儒名臣其學亦宗姚江何也曰湯公初篤信其師孫夏峯不敢瑕庛陽明其務躬行實踐則一循程朱塗軌其荅陸稼書

先生書曰某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為吾儒正宗又曰某非篤信陽明之學也湯公生平無一欺人語此則可為公晚年定論又處州示諸生曰浙西之桐鄉有楊園張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自少厲志聖賢不屑浮華組織與時士競短長沉潛小學四書六經性理諸書其學恪遵程朱平生以農桑畜牧為治生之本稼書先生極推服之今浙中學者亦咸知宗仰之。孫夏峰名奇逢自號歲寒老人　國朝徵士著有理學宗傳

姓以律定氏以族分自太史公混姓氏為一本紀於始皇

曰姓趙氏於高祖曰姓劉氏
古以王父字為氏無以名者日知録詆後漢書叚頴其先
出鄭共叔叚宋書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皆不通之論
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等皆以帝子而稱母姓
周煇清波雜志云歐陽公作歸田録未成而序先出神宗
索觀頗急其中記述有礙者公删去數十條又嫌卷帙
太少因撮取里巷褻屑戲笑不急之事以足之李性傳
叙朱子饒録云先生有别録多譚岌興大事未敢傳而
亡于火猶幸存一二頃問其家則存者亦不存矣古人
之慎如此

今以錢卜易者畫卦既定專用地支配以五行生尅殊失古人用易之意然褚少孫補史記日者列傳載漢武帝嘗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辯訟不決制以五行家為主則專尚五行自漢然矣

或問程子易重幾斤曰重一斤以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銖也

黄宗羲曰海剛峰圓面無鬚楊升菴面似東吳貴公子此不可以相言也

艮齋雜說云天地之道水火盡之矣易上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乾坤無互卦坎互卦下震上艮以中男包長男少男也離互卦下巽上兌以中女包長女少女也天地交而水火濟水火交而男女成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于是以少男與少女交而為咸以長男與長女交而為恒為下經之始及其終也水上火下而為既濟火上水下而為未濟既濟坎離交也而互卦復為離坎未濟離坎交也而互卦復為坎離天地之道歸於水火而男女之事畢矣故曰歸妹女

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窮極也終字解同蓋歸妹互卦亦為坎離故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互卦之義莫大於此而康成未及

又云大學文石經于致知在格物下次物有本末節緡蠻節知止節邦畿節聽訟節自天子節而後接物格節文理舛錯不通忽又於正心章後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數語刪去此謂知本二句此劉歆所改傳至賈逵虞松者其謬不待言矣禮記則于此謂知之至也下即接誠意章至平天下五章似為直捷了當其不言格物致知者黎立武發微有

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知天下國家身心意物之本末也誠正脩齊治平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知所先後其究在乎知止而已是則致知格物即在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也及二程皆有改本朱子又改之獨行於世所可議者既分一經十傳又分三綱領八條目原本于誠意五章皆冠以所謂則已分矣不必斷章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不必釋也蓋誠正修即明德齊治平即新民定靜安慮得即止至善也然三章引證詩書固自確切有理至釋本末又在綱目之外若

本末當釋則始終亦當釋耶致知格物二程原未補注
而朱子云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似添蛇足且其詞粗
淺不類古文必欲補釋當從蔡虛齋本以物有本末節
知止節聽訟節結以此謂知本二句頗為近之其他改本
有王柏黄震吳澄方孝孺等十二家言人人殊皆劉歆
作僞也王守仁古本大學注魏校大學古文吳應賓古
本大學釋蔣信古大學吳時憲古本大學雙標悉係原
本非石經也石經輯注止有錢一本管志道二家耳因
蕭山毛子刻大學證文故予得推論之或云石經大學
豐坊僞作按坊僞作者不止大學朱竹垞經義考所載

諸儒辨論詳矣陸元輔紀其節次甚詳二條皆有關經術故録之

艮齋雜說李贄皇薦白敏中為相而排陷贊皇者即敏中康對山屈身劉瑾以救李崆峒及武功之謫崆峒反下石焉故城中山狼所為作也天下以怨報德者豈少也哉余閱静志居詩話中山狼小說馬中錫實為林俊字待用作以為訾獻吉者非也

宣德時三楊當國東楊南楊每題名皆書進士西楊不平題畫見意云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也有調羹手段無二公笑而謝之

司馬公拜翰林學士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漢制詔體
可也一日過洛會飲官妓偶碎玉杯潞公令公判之公
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
于斯人大笑釋之然則溫公未嘗不能四六也

秦檜墓碑無字在建康

明末婦人無論大家小户衣尚純黑秀才所戴䍐䍐巾者
前後二片長大皆尺許每風如飛時有謠云男子頭上
蝴蝶飛女人身上和尚衣亦服妖也

平緬蠻始見于元史其詳見元文類經世大典序録中或
云即三國時孟獲所據地也明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

叛結砦于馬龍他郎甸之磨沙勒西平侯沐英遣甯正
擊破之二十一年春復寇邉賊皆乘象被甲背負戰楼
若欄楯然挾大竹筒于兩旁置短槍其中英以馮誠将
中軍甯正居左湯昭居右令士卒多置火銃神箭分三
行而陣度象且近前行銃箭齊發二三行相繼進英立
馬高岡觀之蠻将昔剌殊死鬭左隊小却英令馳取隊
将首隊将怒率士卒齊入諸軍並奮象驚走英乘之賊
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
如蝟賊帥皆伏殪象背洪武二十九年酋長刁幹孟反
逐其宣慰司思倫發率所部圍騰衝上命西平侯沐春

為征虜前將軍何福瞿能副之率兵五千人進討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刁名孟進攻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轉熾福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乘夜抵怒江詰旦徑渡馳至寨下賊望見大驚遂出降因擒斡孟以歸思倫發得還平緬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屬雲南設潞江干崖大候灣甸四長官司隷焉至英宗正統初年麓川宣慰思任發叛畧取孟養地六年兵部尚書王驥督師討平之緬甸斬思任首送驥封驥為靖遠伯

清異録廣陵東南一都會凡百頗類京師號節木汴州

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與猶兩獸名

今人自一至十計数以一竪為一二竪為二三竪為三乂為四〢為五丄為六亠為七亖為八文為九丨為十謂之湖州記按左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曰二首六身取上二畫竪置身傍如身當為㑊字是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與今湖州記正同後閱黄公紹韻會亥下載徐曰古文質竪上二畫於左為筭家之二萬乙字曲之上竪下横為筭家之六千左人字曲之上横下竪

為筭家之六百右人字亦然筭家之单六中隔一位闕六十也故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今案李斯書碑亥字旁人皆作丁字形史趙以其衆畫率爾類之取説其字義則當从人字也是説與余正同喜而録之辛丑五十一月也

塘栖陳茂才青上名升之嘗誦謝四新復吴三桂詩曰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来在卧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為紅顔改青史難寬白髮人永夜角聲應不寐可堪思子又思親

湯睡菴賓尹曰周靈王之庚戌孔子以生六經之祖也而

獲麟卒于庚申宋熙寧之庚戌王安石以相經義取士之祖也不再傳為元符之庚辰而黨籍成我明科制定于洪武庚戌英賢輩進恃此一途行之二百四十年與春秋之数合而士子之難興豈非天哉太公陰謀曰六庚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客星侵上害氣四流士之及也非不幸也

漢壽亭侯生日桃園記云是五月十三道書云是六月二十四日號義勇武安王今俗多從桃園記侯始謚壯繆國朝乾隆庚辰易謚神勇從杭州沈椒園先生廷芳臬司之請也始國初商邱宋文康權嘗言壯繆惡謚當

易以嘉名至是始議定云

北史隋煬帝伐高麗詔曰黄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

北史魏咸陽王禧傳禧謀逆事露自洪池東南走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廹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觧之以釋毒悶龍武欻憶舊謎曰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都不有心于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觧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

語類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歴也又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矣

庚子山奉和賜曹美人詩何年迎美玉今朝得夢蘭按女紅餘志云夢蘭古之美人見東陽雜志又承雲衣領也昔姚夢蘭贈東陽以領邊繡脚下履領邊繡即承雲也沈幷八物為八咏又有憶来時憶坐時憶食時憶眠時四咏俱為夢蘭作當時傳誦

宋范文正公嘗以制科薦富鄭公公以未習辭范公曰已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所謂大科文字蓋即李巽巖制科題目編之類明黄葵陽先生捷南宮學者摹倣之馮開之先入會塲誦其行卷不置前輩不廢揣摩如此

檇李黃碧山學士諱洪憲字懋忠號葵陽隆慶丁卯解元辛未進士萬歷戊子主順天試取王錫爵子衡爲榜首第十名李鴻文申時行壻言者攻之下廷臣覆試至再諸生皆如格事乃白先生遂自劾求斥慰留再四疏十上竟告疾歸先是丁丑會試張居正欲以子嗣修相屬先生堅避不入簾江陵啣之故久不得遷海内歸其門者如會稽陶望齡晉陽王濬初華亭董其昌同郡朱國祚陳懿典馮夢楨皆成名士

清波雜志云紹興辛酉煇至南康揚帆左蠡扁舟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老僧指梁間木牌云是

蘇內翰留題詩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踈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也以律詩而用兩韻叩于能詩者曰詩格不一李誠之之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按此乃進退格也湘素雜記論之甚明若二十六句押六韻者又古通韻法邵長衡古今韻畧論之甚詳康時本匡時避太祖諱

東坡生于仁宗景祐三年丙子送沈逵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君同丙子

三萬六千日

史記秦二世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注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注奴產子猶今云家生奴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也又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意家人子即家生奴之類

陳皓字可大號雲莊先生都昌人生宋末元初

北史鄭譯傳隋文徵譯入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又儒林傳冀

儁善隸書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以潤筆對謝章可謂工絶

吳志朱桓傳桓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北史楊遵彥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名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禮定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

上番曰蒸非常之變春秋所載賈君寵姜不一而足至北

史記齊馮翊王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以出腹子上淫尤屬悖亂較晉惠衛頑科罪當更加一等矣

俗語事有定數則云九升八合殊不可解閱北史斛律光傳齊武成朝祖珽擅權光怨之珽有事諸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斗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為律字非真者解斛律于我不實所謂九斗八合者蓋不成斛之謂俗語因變為九升八合耳

北史牛宏傳宏字里仁隋獻皇后崩里仁撰定儀注以三

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于帝帝下詔降朞練之禮自里仁始

北史隋煬帝時裴藴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今北方之有樂戶自此始也

明高帝謂群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為號褻天甚矣因改其印為真人印按後漢張陵修五斗米道俗謂之天師梁僧祐宏明集載釋元光辨惑論云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蛇所噏子衡假設權方以表靈化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元都又曰五斗米教出自天師晋會稽內史王

凝之世奉天師道北史崔浩傳天師寇謙之字輔真每
聞浩言自古興亡之迹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謙
之蓋祖張陵之道者杭州宗陽宮殿榜大書天親二字
叩之道者言是玉皇大帝父母天既有師自應有親其
杜撰不經如此玉皇父母舊有主書名字今毀去。嵩
山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語老子命謙之繼道
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崔浩師
事之魏主燾為起天師道場于平城之東南見通鑑。
素問首篇上古天真論黃帝問于天師曰以岐伯為天
師此天師之名所自昉也通鑑閩主王繼鵬賜洞真先

生陳守元號天師

北史魏元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十錢主簿

今俗語稱人强幹曰儰僻初不曉其名義所在後閲北史魏崔辯傳辯子楷性嚴烈能摧㧗豪强時人語曰莫儰僻付崔楷儰音郁賈反僻音孤楷反乃知俗語亦有所出又曹昂字敖曹父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敖曹今沿爲鏖遭

謚法古用一字或二字漢時多連爵曰某公某侯隋多謚某子蜀元魏長孫侻襲祖嵩爵宣王卒謚司空以官爲

諡古今僅見

元魏羅結爵屈虵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為私第廾為築城號羅侯城年百二十卒見北史

今俗言十二時各舉其候如言子時則必曰半夜言丑時則必曰鷄鳴然此實本於改朔隋書禮儀志載梁詔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通鑑叙王莽簒位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胡三省注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

由此言之則如日出夘時日没申時黄昏戌時之屬可以類推矣

通鑑漢安帝紀五同種大豪盧怱等别留允街而首施兩端李賢注首施猶首鼠也允音鉛

牛豕羊三者具為太牢羊豕為少牢亦曰中牢漢順帝詔以中牢具祠楊震是也

通考唐制舉司課試之法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絶言疑似參互者以惑之或上抵

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校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縣孤絶索幽隱爲詩賦而誦習之不過數十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面墻焉。秀才科久廢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有甲科而已。右補闕䊷譔光疏言令之舉人專事請謁希附故俗號舉人爲覔舉。吴氏能改齋漫録曰杜陽襍記舒元輿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将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唐記曰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

閒吉說棘籬何日却重来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
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
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宫
風月盡難成而舊說亦言舉子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
于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
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實正固傳舊制夜試以
三燭為限晋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晝難成奏
復夜試周廣順中實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制不
許見燭容齋隨筆曰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
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段文昌言其不公詔王

起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白公集中有奏狀論此事畧云自重試進士以来論奏者甚衆蓋禮部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大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比禮部試事較不同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李肇國史補（肇元和中人）曰進士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眊矂退而肄業為過夏執業以出為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後唐明宗長興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其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自

今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
兩舉世宗顯德二年知舉竇儀奏文字乖舛詞理紕繆
最甚者為第五等殿五舉次者為第四等殿三舉次稍
優者為第三等第二等並許次年赴舉○唐選舉表宰
相王涯言禮部取士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
名諱送中書門下

三國蜀志張飛傳飛曰身是張翼德也通鑑引此注曰自
此迄梁陳士大夫率自謂曰身郭璞爾雅注有之

漢制婦女不得衣錦繡曹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
命還家賜死蓋魏世猶然今則富民下至奴婢保乳無

不得服繡緞綾錦侈濫甚矣

文選有束晳補亡詩六首閱世說新語知補亡不止晳一人世說云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作家風詩注引文士傳曰湛字孝若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詞湛續其亡故曰周詩又載其一章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按晉書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葛稚川曰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

據世說即家風詩也朱竹垞經義考於二人詩皆著曰
佚殆偶忌世說注耳

常璩序志云孝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遊詩妻龎行俱雒
人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龎盛之女

内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鄭注雖有劬勞不
敢掉磬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訏崔氏云北海人謂相
激之事為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訏為掉磬

羣輔録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為文王四友即四鄰

南史梁曹景宗賦競病詩曰去時兒女悲歸来笳鼓競借
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三國志註世語夏侯榮幼聰慧七歲能屬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案爵里刺今之履歷手本

唐呂才曰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値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生當病鄉法當尫弱矬陋而詩云頎長美目

清波雜志男子拖敬于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俠拜古禮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今尼姑施禮長揖與

男子同江鄰幾雜志云君寔說俠拜今陝西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城外則不然鶴林玉露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而為今之拜者起于何時程泰之謂始于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宋書謝莊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曰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後莊卒四十有六

宰臣稱大學士起于唐開元後時宰相兼領他職如節度鹽鐵轉運之類皆領之而大學士則以崇儒學也宋承之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集賢殿大學士見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見皇明通紀述遺新唐書張說傳元宗授說大學士詞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

憲字本從宀俗从憲通鑑齊武帝時文憲公王儉卒時王晏與儉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為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来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註平頭謂憲字也則六朝已然矣後世稱大僚顯官為憲凡文書中詳每曰憲天大人或憲駕憲檄之類必加點于上有老幕云本朝最重頂帶憲無頂乃褫頂之象惡其不祥故爾（王晏事見南齊書本傳）其寔非也顏元孫干祿字書憲憲注云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害憲注云從丰丰音介石經省從士從工者訛黄公紹韻會云从害省从心从目覩於法象使人曉然知不善之害

接於目牀於心凛於心凛乎不可犯也說文害字从宀音緜从口言从家起也徐曰禍嘗起于家生于忽微故害从宀其無點作冖者音覓以巾覆物也書稱掌邦憲周禮言憲令言法也今以達官為憲亦此意也王晏之言亦牽于俗字耳

三吴者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屬會稽浙江以西為吴郡與吴興丹陽號為三吴杜佑通典同胡三省通鑑注云漢置吴郡吴分吴郡置吴興郡初學記云孫皓置晋又分吴興丹陽置義興郡是為三吴酈道元曰世謂吴郡會稽吴興為三吴杜佑曰晋宋之間以吴郡吴

興丹陽為三吳六朝所謂丹陽乃今江寧府非今鎮江朱子曰蘇州為東吳潤州為中吳湖州為西吳為三吳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漢分會稽為吳郡以浙江中流為界晉宋齊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為三吳諸說雖不同要無以今蘇松常鎮淮揚徐泗為三吳者十數年前見江蘇學使刊刻試卷顏曰三吳試牘既合江蘇浙江為一省於其所轄又不免偏枯考古良未易言也

余同年海鹽吾君名祖望初得小錄親族傳看詫為僻姓後於杭州刻字肆中見之筱語之曰君可謂榜花因叩

其得姓之始曰昆吾氏後也偶憶司馬公通鑑載吴大帝時有太子太傅吾粲注云姓譜吾本已姓夏昆吾氏之後又晋書有吾彦為吴建平太守晋武帝時王濬造大艦将伐吴木柹蔽江而下彦取江中流柹向吴王曰晋必有攻吴之計因為鐵鎖横斷江路粲彦皆吴人君殆其苗裔歟又章楓山椎集有慎齋吾先生墓誌云吾體字周敬商三仁箕子之後自漢鮮于遅為大将軍馮異先鋒以功賜姓吾宋初有諱國者来為衢守其子淵始家開化族滋大今海塩之吾云與開化同宗則又疑非昆吾之後

漢藝文志有虞氏春秋注名卿按韓非子外儲説云范且虞慶者爲虛辭無用而勝實事范且即范睢虞慶即虞卿也

明宏治中御帖問内閣李文正東陽以龍生九子之説文正據圭峯羅玘蘆泉劉績言具疏以對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二螭吻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三蒲牢似龍而小好吼今鐘鈕是四狴犴似虎有威故立於獄門五饕餮好飲食故立鼎盖六𧈢蝮好水故立橋柱七睚眦好殺故立刀環八金猊似獅好煙火故立香爐九椒圖形如螺蚌性好閉故在門鋪首

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翼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見升菴丹鉛録懐麓堂集所載與此小異陳晦伯正楊深闢之因引總龜對類云爾雅九種龍其名曰蒲牢因牛蚩吻嘲風贔屭覇下狴犴狻猊睚眦贔屭好文云云夫爾雅列十三經非僻書也其釋獸止有狻猊郭注即獅子無别項龍子之説即埤雅爾雅翼亦絶無言及者對類得無虚構偽辭耶唐趙耕龍公碑云張路斯頴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輒體寒而濕石氏問其故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地自謂

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决可令吾子射以助我係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明日九子遂射青綃者中之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公與九子皆化為龍歐陽脩集古録蘇軾碑陰按龍生九子盖此事也大臣不學小臣妄對其誤一耳公復録以誇人豈容再誤乎胡侍真珠船甚辨其不經然亦不及於此

循陔纂聞卷五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王星羅拱樞錄

男　勲常重錄校

唐太宗貞觀間太常博士吕才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栁為宫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宫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師古義理乖僻者也胡身之通鑑注云近世相傳以字學分五音只在脣舌齒調之舌居中者為宫口開張者為商舌縮却者為角舌拄齒者為徵脣撮聚者為羽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

此

北史王慧龍娶崔浩弟恬女尚書盧遐妻崔浩女慧龍子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曰汝等將来所生皆吾之自出可指腹為親

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南巡過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注引水經注河内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隷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又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題大夫者固無所據題太師者更髮象旬亭宜再少而然史記漢書皆言太師疵少師彊

祀樂器奔周則少師亦不必定指比干也孔子于三仁微箕書爵比干不書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明言王子孟子則皆冠以王子後人不尋此義而妄加以官爵以為榮至稱以介士謚為忠烈何其陋也

後漢桓帝建和七年壞郡國諸房祀注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曰時惟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渙祠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禮部議覆尚書劉綸等奏稱江西姚近卷内有澤上有地曰臨臨者以我而臨御乎天下第二臨字未經重寫僅從兩點省文臣等以舉子應試之卷理宜作字端楷未便與行草書札一體從省在題

字即當貼出但徧檢條例兼詢禮部並無此項應行議
處明文合請旨勅部通行各省以明年會試為始試卷
重字有率用省筆作兩點雖非題字亦應將舉子議處
務令人人共曉以昭慎重等語應如所請通行各省按
後漢書鄧騭傳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飢寒
注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于上字之
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
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
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容齋隨筆辨之
云漢碑楊孟文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遭

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謂當時自有此語李注非也又按野客叢書引王充論衡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云云則元二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隲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来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葢信元二為元年二年又按忠仕于永初中正與鄧隲之時甚合知隨筆所考為有驗也

卜世昌皇明通紀述遺英宗正統元年詔增鄉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為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庶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

廣六世祖南鶴府君字源伯登明隆慶元年丁卯鄉薦二年戊辰成進士由兵部主政出守廣東廣州府治行為天下第一府君之同年郭子直作狀張瀚為誌其墓湯若士尚論粵西宦臣首推府君清節載玉茗堂集中廣

西通志列在介節傳按卜世昌皇明通紀述遺云是年三月上御皇極殿策士得士如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忤權奸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為內閣有介直聲習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蕖皆忤居正為時名臣徐大任劉應麒蕭介徹底顧梁材恬退無宦情李維楨劉紹恤方沆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為士林所重鼎元羅萬化醇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于陛故內閣以勤子也二世殿學人皆艷之穆宗故守成令主踐阼之初賢英彙起亦盛事也又按杭州羅氏手抄明會試録是科知貢舉官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

錢唐人禮部右侍郎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考試官大學士李春芳字子實句容人禮部尚書殷士儋字正甫武定人同考官翰編徐時行等十七人又考趙志皐字汝邁蘭谿人冢屏字宗伯大同山陰人一貫字肩吾鄞人張位字名誠南昌人于陛字元忠孔教字時甫廬陵人思孝字統文嘉興人　字道元吳江人方沆字子及莆田人于文定愼行黃碧山洪憲皆工詩文吳復菴中行字子道武進人亦疏忝江陵

齊襄公淫于姊妹禽獸之行也左傳桓十八年傳公與姜氏如齊齊侯通焉此追書之詞非至是而始通也史記

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自貛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来而襄公復通焉是也然則鄭忽之辭昏申繻之諫止固皆有為而設矣春秋書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及孫于齊皆直書不諱夫子删詩于齊存南山蓋洩惡之也然有疑者莊元年十月王姬歸于齊是齊襄公至此方娶也桓公娶姜氏在三年其薨于齊在十八年則姜為室女時襄公尚幼何得先為私通然謂之女弟恐又不符魯莊公生于桓公六年至即位二十四年始娶于齊年已三十七古人婚嫁遲早都不可解

今謂適母曰民母見漢書衛青傳按史記作先母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顧氏云鄭季本妻編于民户之間故曰民母然則民非美稱也

文子曰皐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又藝文類聚漢年融曰皐陶馬喙見宏明集

劉子新論貴農篇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而珠不可以充饑也瓊粒二字甚新

史越世家言越為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吳越春秋言無余之後然國語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

攺賓于東海之賓則又周後矣韓詩外傳廡稽曰越亦

周室之列封也

說苑君道篇武丁時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其相曰

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其亡乎曰俱

生則兩物矣韓詩外傳却只言穀

今人言極多曰無萬亦有所本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六

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師古曰言極

多不可以萬計也

說苑尊賢篇齊桓公時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

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曰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

況賢于九九乎。又田讓曰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

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使人往觀其政注介子推也說苑尊賢篇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視此子推乃楚臣與孔子同時非從晉文公者四書人物考誤作公子荆

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郯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今謂居間贊成事者曰中人其字甚典古孔叢子雜訓篇孟子車即孟子尚幼請見子思子思甚悅之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儒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昔從夫子于郯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别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君子也今孟子車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說苑敬愼篇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說叢篇曰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旨哉言也

史記吾邱壽王漢書亦作吾邱獨說苑作虞邱班固兩都賦序亦作虞邱古字虞與吴通故虞仲亦作吴仲豈虞與吾亦通用耶史記孝武紀引周頌不吴不敖作不虞

不驁

說苑權謀篇有漆雕馬人疑即漆雕憑之誤

周正建子而晉獨從夏正用寅顧亭林以為承唐人之舊余謂晉始封于夏虛則因其地之舊而不改五方各殊風俗先王所以當一統之日猶必考時月定日也晉用夏正杜預春秋後序云汲冢紀年如此然左傳僖五年晉滅虢卜偃曰九月十月之交而下言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此尤用夏正之確証也又按僖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而傳書九月秦卜徒父亦曰歲云秋矣則秦亦用夏正也

吾邱衍白尚書無也字三墳有之按論語無此字易有于字孟子有唯悅等字雖小事亦宜留意

左傳秦襲鄭鄭商人弦高使遽告于鄭呂覽云高遽使奚施歸告奚施亦賈者蓋其友也高士傳作蹇他

左傳秦伯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呂覽三帥對弦高曰寡君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則以術為林

又曰蹇叔有子曰申與視則視係叔之子而左傳呼之曰孟子呂氏說終不足信西乞術史晉世家又作秫

四明樓濯潤父曰千文律呂調陽當作律名調陽蓋行草名字訛為呂字耳律名則調陽律呂則無義後見高宗

真草千文石本亦作名始信潤父言不妄見齊東野語

野語孝經一千九百三字今止一千八百九字則朱子刪去九十五字也

越陰録者貌越王勾踐及諸大夫像而附以時人詩賛蓋紹興郡守杜公所刋也公自序云郡故有王祠别有范文二大夫祠歳戊辰葺而新之因考傳記于二大夫外更得九人合之為十一人皆祔祀于王之祠請于大府著為令典又得唐世剥損畫圖命山陰陸振宗摹而梓之俾越州人士瞻仰前徽思百年樂利之澤所自来噫

甚盛事也公又言郡人既祀范文二公也無復有知其

姓氏里居者可勝浩歎廣業世居海寧地舊屬武原鄉亦越人也少讀左傳至於越事未嘗無鄭子之思今忽從楮墨中獲見當日主臣鬚眉冠佩凛凛猶生其為欣幸何可勝道顧其中竊有疑焉者文獻通考載紹興元年言者請享越王句踐於其廟以范蠡配移蹕則命郡祀如故事則范之祔祀自宋已然不知何時復為別祠其列像首越王次范蠡次文種次曳庸次皐如次苦成次諸稽郢次浩次扶同次柘稽次勾如第九頁失去意是計倪凡十有一人皆題曰越大夫考越大夫見於左傳國語史記漢書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書所稱各不同

史越世家敘范蠡特詳而逸其字正義引會稽典録云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越絶外傳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或伍戶之虚又曰范蠡居楚曰范伯史公素王妙論曰本南陽人劉向列仙傳又云徐人大夫種見左氏傳不著姓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楚不應有鄒宋王伯厚黄東發以為鄭人盖俗本訛鄒為鄭也而史舊注乃有以大夫為姓者比於司馬司空索隱已辨其非矣正義引吴越春秋曰名種字子禽嘗為宛令此文今已亡缺蓋為楊方所削不可復核楊方字公回會稽山陰人更撰吳越春秋晉書有[illegible]以二公勲

名烜赫廟食不替而姓氏鄉籍已乖錯若此況其他乎
左傳載越句踐大夫諸鞅皐如后庸疇無餘謳陽幷種
為六餘陽為吳所獲似不足稱然水經注載松江北去
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二
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
大夫死故立廟山上號胥丞二王則二人之忠烈已見
重鄰國如此諸鞅報魯叔青之聘雖行事不傳不容略
也諸鞅聘在哀二十四年蘇轍古史越世家在句踐二十四年后庸國語作舌庸吳
越春秋伐吳傳作曳庸夫差傳又作洩庸今以左傳哀
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推之事在夫差三年傳所云越

王使范蠡洩庸率師絶吴路在夫差十四年豈先仕吴後仕越歟抑吴越俱有一洩庸歟漢書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蠡種謀伐吴字作泄文選四子講德論句踐有種蠡渫庸尅滅强吴又作渫竊意后舌形似舌泄音類輾轉致訛後避唐諱改泄爲洩又脱水爲曳加木爲緤也依左傳當作后庸宋景文公筆記謂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爲祖則亦當從國語作舌今作曳庸誤吴臯如左國及吴越春秋句踐入臣傳皆同而歸國陰謀二傳又有句 如唐皇甫遵注云左傳國語皆作臯如是句如即臯如也鄭樵通志曰句者吴越之語

辭吳有句吾越有句踐皆名號也然句係王偏諱不應
相犯當以臯為是董子繁露對膠西王篇又作大夫臯
胡氏槃槃本誤音澤音澤蓋音澤者上無ノ作睪正字通云
臯訓澤非音澤此字見靈樞經及荀列諸子書甚多本
音臯漢書地理志成睪令通作臯是二字古通用而句
乃臯之轉音也且臯陶之臯漢書作咎又安知非咎字
之訛賈誼新書曰渠如處車裂回泉則又為渠如而名
處更可異矣國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
臣郢云云吳越春秋號郢與種蠡為三聖而史又曰范
蠡與大夫柘稽行成於吳索隱云國語作諸稽郢是柘

稽即諸稽郢也漢書古今人表作諸稽到到必郢字之
訛猶后之訛舌及泄淺也吾海寧諸氏遷姚江遠祖為
諸稽郢祝文彥詠諸紫隣先生云曰稽遠祖佐粤行成
霸圖既萃錫姓宗盟是也今其後人乃自謂諸葛恪後
不亦誣乎苦成越絕書訛若成繁露作車成者王符潛
夫論志氏姓篇曰晋公族郤讐食采於苦號苦成叔後
為苦成氏又曰苦城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齋
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燉煌凡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
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之曰古城氏通志氏族畧
越大夫苦成漢有會稽太守苦灼音庫則苦為是也大

夫浩見吴越春秋句踐歸國傳其入臣傳自作皓進正字通白部皓字引之証皓為姓今單言浩何也扶同者吴越春秋歸國傳注云史記作逢同越世家逢同注云逢姓同名楚有逢伯者是按穆天子傳馮夷作無夷意無逢扶三字古亦通用則扶同即逢同明矣但吴有馮同亦作逢同如史云吴太宰嚭與逢同共謀讒殺子胥于王越絕請糴内傳曰太宰之友逢同後越滅吴殺嚭逢同與其妻子又曰范蠡要大夫種入吴此時馮同相與共成之此馮同即逢同雖與種蠡交而寔仕吴觀後德序外傳記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云云可見另

為一人史以逢馮同音相混而皇甫遵遂引之耳但計倪內經又載越王曰大夫佚同苦成嘗與孤議于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所謂議于會稽者正與史世家文同則扶寔又因佚而訛周大夫有佚之狐扶氏至漢始有扶卿傳論語意當為佚同與越絕有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漢書人表作計然與后庸同列中上史貨殖傳越王用范蠡計然策孟康注姓計名然越臣也徐廣注計然者范蠡之師名研裴駰集范子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遊于越范蠡而事之索隱引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以為蠡所

著書名計然殆非也倪與研本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皇覽亦云計然即計倪著萬物所出今考意林載范子有云計然時遊海澤號為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烏喙不可與同利也則計然特遊于越未嘗仕越而越絕載越王胥群臣欲與之盟群臣未對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云云則計倪與范蠡師辛文子顯屬兩人向來說者恐皆非也蓋吳越僻處南土語音與中國異觀竹書句踐是為菼執不壽是為盲姑穀梁傳吳謂善稻為伊緩之類可見傳聞既異與辭雜史又踳駁今論定諸人誠難臆定其是非但見內外傳者據之而

二書又以内傳為斷乃曳庸既舍左從趙皐如諸稽郢强與句如柘稽析二為四又何異開元贍典並祀薛邦鄭國耶一人兩名春秋所譏若因姓名互異而皆祀之尤為不可計倪未見其像當作倪扶仝當作佚同說文仝完也即全也其以同為仝出道書周世不應以此命名諸書本皆作同更有說焉韓詩外傳劉向說苑君道篇皆曰越王句踐大敗吳人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是越大夫止八人而已吳越春秋伐吳傳句踐二十一年冬十月越王請八大夫謀伐吳對者寔止曳庸苦成文種范蠡皐如扶同計倪七人注

家欲以楚申包胥足其數國語越王名五大夫問戰其人為舌庸苦成種蠡皐如其辭畧與傳同繁露所載亦止此五大夫吳越春秋入臣傳大夫范蠡同入吳送至浙江進説者文種扶同苦成計硯皐如曳庸皓進諸稽郢共九人其歸國傳所名五大夫乃句踐九年初歸自吳之時其人扶同范蠡苦成浩句如史記止載逢同一人傳於五大夫前又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則又當有十二人令無可考唯左傳檇李之役以戈傷闔廬指者有靈姑浮韓詩外傳句踐使廉稽獻民于荆王荆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則不

得見康稽曰越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来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将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說范權謀蕭句踐臣有四水者勸越王以重幣請糴于吴吴與之後三年而破吴此三人者合前諸鞅疇無餘謳陽為六應皆無愧于俎豆焉岳珂讀史備忘捷録載句踐臣止七人疇無餘謳陽諸鞅后庸范蠡大夫種柘稽似亦未盡也若范蠡者春秋稱相國固後人追加之詞史記稱為上将軍會稽典録因之范石湖作吴江三高亭記亦云越上將軍姓范

氏是為鴟夷子皮則今題銜自當書越上將軍范蠡概稱大夫亦未為允又諸像王既冕旒臣亦會弁以楚使冠則俗見及宋人資章甫之説証之當時似不應有是更不知唐繪家何所據也夫杜公學博政通其繼守吾杭也至今不忘棠愛剏茲曠舉特考往古又下詢諸李君凱吳君高增兩學博意當時綜覈名實昭垂記典必自有説檮昧之見曾何足云特由公之序言思之凡隷斯斯土者皆宜有以深究其始末而熟悉其源流故輙敢私論之如此杜公名甲字黃裳楊州人録今藏友人王君大昺家

右書越蔭録後

范石湖成大作吳江三高亭記見羅大經癸辛雜記新集而周密齊東野語又言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議者以子皮為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既作詩譏之又有戲彈之者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蓋以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者故不容于吳又不齒于越耳然今嘉興有范大夫祠其址為西施粧臺紹興有范文二大夫祠乾隆戊辰紹郡守杜公甲又為越君臣合祀祠則越之戚念尤睪者深矣

崔星洲應榴表弟自會城數致書問余龍生九子之説誰最精覈余既歷疏丹鉛録庶物異名疏李東陽懐麓堂集陸容菽園雜記及香祖筆記各條以報之而書其後曰龍生九種之説諸書所載各不同要無甚依据即以習見之屋角獸言之諸家皆言鴟尾始于漢蘇鶚演義曰蚩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有上疏云蚩尾水之精能避火災可置之堂殿今多作鴟字王溥唐會要曰漢栢梁殿災越巫言東海中有魚蚪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儀于屋以厭火災彭乘墨客揮犀曰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之屋以禳之今

自唐以来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狀亦不類魚尾他若類要倦游雜録緗素雜記青箱雜記談賓録所言皆大同小異考三輔黄圖但云栢梁殿災用粤巫勇之言作建章宮以厭勝之初無水精之說即西京西都兩賦叙漢宮殿最悉亦不之及又考晋以来史所載鴟尾事如晋五行志孝武帝太元十六年鵲巢太極東頭鴟尾義熙四年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太平御覽載鴟尾事始此）宋書五行志文帝元嘉五年震太廟破東鴟尾武帝永和初野鶴集太極鴟尾鳴呼又符瑞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為吳郡郡堂屋西頭鴟

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南齊書五行志高帝永明三年烏集內殿東鴟尾如此之類代不絕書而晉以上無聞新唐書五行志咸亨四年大風落太廟鴟尾開元十四年風落端門鴟尾元和五年風毀崇陵上宮衙殿鴟尾況北史宇文愷傳明堂圖議明言自晉以来未有鴟尾乎則鴟尾之不始於漢審矣又按陳書蕭摩訶傳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鴟尾後主特為摩訶開黃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室皆置鴟尾顏氏家訓云或問東宮舊事隋經籍志晉東宮舊事十卷不誌撰人初學記引作張敞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為祠尾荅曰張敞吳人不甚稽古吳人以祠尾為鴟祀故以祠代鴟是隋以前亦未有呼蚩尾者唯劉孝標

云蚩尾水獸作蚩尤字為是又古老相傳謂蚩聳尾出于頭上故名其製在晋世不可考大業雜記云乾陽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百七十尺亦不詳作何狀而盛宏之荆州記云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則王溥諸人所謂魚尾類鴟者似為得之其改為吻者凡命名必取形似去古漸遠陶模已變為獸吻而吻尾又一聲之轉正與吳人呼祠尾同病江南野録云用鴟吻是也又有謂始自黄帝者遼史營衛志象吻黄帝治宮室陶蚩尤像置棟上名蚩吻舊說蚩尤者非一竊疑蚩尤本獸名古器圖云畫本以飛獸有肉翅者為蚩尤說

畧云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遺器多著其象其見擒于黃帝者本炎帝之裔以其凶暴而有神術因以蚩尤名之例與饕餮窮竒同後人不察遂取所謂四目六手銅頭鐵額者當之觀山海經洞冥記所載異獸往往有此若涿鹿之君寔未始然也且黃帝時雖有甯封人為陶正之說而摶埴未工安得有像但今世別有一種陶作武士狀者俗號瓦將軍意北朝殿脊所設已爾史臣遂從而著之歟周祁名義考云菽園雜記有螭吻又有蠻蛭鰲魚皆立屋上今殿庭曰蚴衙舍曰獸頭大抵皆蚩也殿庭為龍形衙舍為獸形或為魚形以別于

宮殿皆以意為之非其本則然也蚴字雖不典而推考
形勢要屬通人之論因憶陶穀清異錄言鸛多在殿閣
鴟尾及人家瓦獸作窠于殿閣曰鴟尾于人家曰瓦獸
知五季時制度已如此南唐書亦云嗣主貶損制度殿
庭始去鴟吻石林燕語云以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殿
又云京師惟御史臺門上獨設鴟吻非他官所有夫一
物也而有鴟尾蚩尾鴟吻蚩吻螭吻象吻數名究其實
無論為蠻蛙為鰲魚似龍似魚似獸揔不離乎鴟尾者
近是而瓦獸之設明以前惟有爵命之家有之一種小
者形畧似鵝俗因謂之甫鵝頭近俗僭設者多模製益

變幾難究詰矣至若饕餮見于左傳在山海經為狗鴞不言好水狻猊即獅子見于爾雅原不盡以龍為母特以蟲莫幻于龍而性復好淫諸種攫網援簪類得其形文人遂因而傅會之聞見異辭第勿深考可也邑人張次仲侍軒遺集云獸頭遠望形似烏母雞勢豪侵奪民居即以獸頭置其屋上脊

右鴟尾始末

東軒筆録僧化成曰呂給事惠卿為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鴟吻耳言不安也

門上獸曰椒圖形似螺蚌好閉故立于門按漢書哀帝紀元壽元年秋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注

云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鳴呼也師古云門之鋪首者所以啣環者也是當時門鋪止作龜蛇形亦無龍種之說餘詳動植小志中

漢光武時海內人民可得而数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邉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併郡國按素王乃素飽素餐之素言周天子虛有王號而諸侯不賓服所謂迹熄也自緯書以孔子當之又配以左氏素臣而其義不可解矣

君父之服斬衰三年恩義兩盡禮之極軌也自漢文帝權制為三十六日而義薄矣唐元宗居肅宗喪更變為二

十七日而義益薄矣顧二者同為以日易月而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為斷則禮無明文蓋出鄭康成説也漢文遺詔云已下棺服大紅字即功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則知漢初尚三十六月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閒傳曰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古所謂期乃十五月故以期為二年再期加七月之禫為三年也後人悞解十二月為期因以再期為二十四月又謂中

月為更間一月為二十七月王肅直以為二十五月不知期喪十五月而三年之喪止二十七月隆殺既不相稱且先王制禮無一不從其寔獨於三年之喪准折其十之三將美名欺人乎抑約舉其成數乎恐必無是理也唐書儒林傳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深詆禮儒之非其識意殊遠而張柬之顧深不以為然何也。武林張文嘉重訂齊家寶要於喪禮載一則云韋六象曰檇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堯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唐虞以來三代共之宰我有為期之問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對滕文公亦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禮固在也及考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記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禮典鄭元以中月為間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主二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考焉按沈諱尭中字執甫官刑部尚書著沈氏學弢考核甚悉予每疑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今讀沈司寇此論乃知禮之代

變非古然也今家禮及王制皆以二十七月服除相沿已久固罔敢過然母之同于父而斬衰也生母之同于父母而三年也後王議禮改而從厚協於天理人心之至百代定為遵守則有志復古者自當以三年之喪仍從三十六月為斷以稍盡罔極之思焉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古人喪不止于二十七月矣按王應俞大茘縣志齊民三十六月而禫又亳州志風俗父母之喪素衣三十六月則知禮失當求諸野也

宋六陵之事余既詳之前矣顧亭林日知録有云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甚其亡也乃有楊璉真伽之

禍考宋史太祖嘗禁火葬其後復有漏澤園之設以此言報為罰已重宋史鄧潤甫傳言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歷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剪伐無遺此罪應有以償而亦何至於發掘也一日閲唐荆川稗編載蔡氏古器説大畧謂古器隋唐以前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浸乃珍重始有劉原父為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和之者伯父君謨東坡數公原父著書號先秦古器記文忠又著集古録李公麟又作攷古圖傳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因大崇尚大觀初倣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五百有幾

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罌其直為金錢数十萬後動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塚墓破掘殆盡矣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数百罌俄聞僭亂悉入金營云云讀至此乃喟然嘆興曰六陵之發固由此也方僧聞獻寺楊髡時其意知其金寳不知有陵墓也桑哥矯制世祖收貯亦知有金寳不知有陵墓也孟子言寳珠玉者殃必及身試思罌而為古非出自古侯王君公塚墓中烏可得之今利其有以供一時之耳目玩好而使天下無一墓之得完此其罪真神人所不容矣而劉歐諸公寔啟之宋之君臣相率而為發邱摸金之舉又焉望身後

之陵不攫取珠玉衣襦以去乎哉或謂此宣政間事不

應六陵獨受其禍不知北宋諸陵初為金人所發劉豫

繼之嶶欽遺骸長淪五國其存亡無可復問并不聞有

識以冬青者岳武穆朱仙之捷幾於故地復還可以脩

復陵墓而秦檜驛召甘心淪棄設高宗稍有人心必不

出此是其於君父不共之仇尚爾膜視又能保身後之

陵乎故楊髠之罪自不勝誅而六陵之發亦非無自人

君之好惡誠不可不慎哉

先

贈公亭山府君晚年為中憲公別駕公分析産宅簿內

開載屋自前河石步直落門道一間前廳正廳後廳中

一間俱兄弟共用共脩葺每月輪撥門工一人專啟閉
洒埽惟楼屋中一間與兄而東西各由庭門以出入後
屋中一間與弟其兩傍諸屋船舫俱東兄西弟不得混
雜雖然不分門而同堂之仁各專業而界守之義在其
中矣家丁十六名周行總管兩房當役人收納錢糧每
年給租斛米四石酒米四斗自膳周玉管租户取租蕪
與周智防火盜息爭鬬周智管農作撥人防火盜收租
點罷周信走里催辦出官應卯與周玉俱給米自膳沈
春隨家主出入冬月同周玉催租張鳳鋤桑種菜閒日
掄闗墻門幷直落廳堂整椅埽地自業田地各六十六

畝零祖田地各一千零一十四畝大略如此夫貽子孫以財固欲其能守而不徒以其守也富貴祇百年之事仁義豈一日可無同堂界守二語洵為燕翼之謀至于處置僮僕量能分職私業無曠所求各足治國之道亦不外此與世俗規利取肥及身席榮膴不知稼穡者異矣因檢舊籍謹録於此

袁宏道紀唐六如事数則其一云江陰舉人徐經者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日經奉之甚厚遂同舟至京六如文譽藉甚公卿造請者闐咽街巷徐有優童数人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都人屬目已衆矣况徐擁厚貲

其營求他徑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踈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又一云伯虎與張靈俱為郡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志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悒鬱不自適寅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噫才士名高至于學使者亦忌之其弊必至棄黃鐘而鳴瓦缶矣若因失所親卒以罹禍六如亦未免不自愛重也

有

有習見之字相沿訛讀而不知所本者如今五經中之尚書官之六部尚書人皆知尚為上音却無不讀為常其說見冘存中浦筆談曰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今

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為常朱子語類亦曰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岳珂愧郯録云尚書當從去聲甚明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据了不知其義之所起此殆今世襲稱之始是語似尚未徹此義

歲丙子勳常館爰日堂陳氏獲見武進趙收庵先生容色藹然首叙譜誼曰言三十年前於鮑氏知不足齋讀過尊甫所補注校正馬總意林神交日久憾未謀面下世幾何年矣生平著述若干卷冬間因寄呈孟子四考並以種松圖册乞題既惠題長古遂索觀遺書常廼檢取讀相臺五經隨筆三餘摭録數種寄之蒙製循陔纂聞冬集紀程序文二首伏讀之下且感且愧因嘆前輩嗜學虛懷老而彌篤如此先生以庚子南巡召試舉人授內中書與先伯為乙亥同年以主政歷官山左同知司馬早賦遂初博綜今古著作甚富為江南名宿近以得瘋痺之疾常左腕作書書法鍾王益見蒼勁與常書先後凡三

凡五皆出自手書故每書尾有力疾字意尤足感惜相距數百里伏螋窮鱗徒切登龍之願而已時常已將寧志餘聞過夏禊錄冬集紀程客皖錄另錄副本爰將循陔纂聞五卷三餘摭錄三卷續鈔而以序文弁諸首噫文字之緣誰謂身後無相知哉惟恨常等愚陋寡識百無一肖勿克繼承

先志付梓一二則有負名公表幽之盛意多爾時

道光二年壬午仲冬中澣一日男　勳常謹識於會稽館舍